

## ■ 弹文化

## 剪去岁月千重影

《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的一本散文集,记述了作者1920年来华游历的所见所闻。汉译本的书名有《中国一览》和《中国剪影》两种(英文版书名On a Chinese Screen),我更喜欢《在中国屏风上》的书名,可以说,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必设的装饰。屏风上,印证了历史,印证了日常,更印证了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心理追求。

毛姆以好奇之心展示了二十年代旧中国的画面,他走南串北,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草草写下,回去整理。在我看来,倘若,他用的不是文学笔法叙述,这本书,更是有价值的人类学的著作。文学作

品中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与现实隔了一层,显得不那么真实了,这点稍微有点遗憾。你想想,如果看到的是二十年代中国人们的生活实录,该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所以,我想在书中寻找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比如,茅草屋、厕所、道路、信函;再比如,我也想知道那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未果。毕竟,文字的美掩盖了现实中的诸多的丑陋现象。

他的笔下的漂泊者、客店、江中号子、黄昏,一以贯之的安宁的氛围,近乎零度叙事般的冷凝。无论眼中的雨还是灯,都勾不起乡愁,这点和马悦然大不相同,马悦然精通中国文学,而毛姆考量中国

文化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其实,纪游体的散文,一般都有些念旧或者家园感,惟独毛姆一点都没有,他像讲故事一样,一点点剥,一点点展开;又像手里拿把剪刀的手艺人,剪去岁月千重影,却不带自己一点情绪。

这些剪影中,还存有珍贵的细节,在《蒙古人首领》一文中,“他身着黑色的丝绸上衣,黑色的丝绸裤子,裤脚塞在头部高高翘起的长统皮靴中,头戴一顶蒙古传统貂皮高帽”,他接着写“他昂着头,目光坚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在遥想当年,他的祖先便是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驰骋在中原肥沃的大地上,在富饶的城市中大肆劫掠。”这样的文字有精神

在,是旧中国的一个真实的画面,换作今天,蒙古同胞早也换了坐骑,不是摩托便是汽车了,岁月更迭,改变了很多的传统的东西。

毛姆还有做些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写文章,会引用唐诗,宋词,这些他都不懂,他能引用的就是外国文学作品,他在《荣誉攸关》中,谈到人性,提到了拉罗什富科的观点,比较中西文学看待荣誉的态度。不像余秋雨,随便写一篇文章,都把老祖宗的话,翻了遍,好像很有学问。

剪去岁月的影子,留下世间的真实,毛姆的“一览”不能面面俱到,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沧桑岁月的印记,足矣。

丁纯

## ■ 看小说

## 像羽毛一样轻盈

小说《白茫》讲述了一个诗意盎然的故事。一个乡村妇人为了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在跌跌撞撞的日常生活中悟出了两个自以为是的道理,一是“活着的目的就是活得比别人更好”;二是“只有坏人才能发财”,于是不惜把自己摆上祭台,并把丈夫推向深渊。她不知道人变成兽容易。她不知道从兽进化成人需要千万年的时光。生命无法承受其重。她原本善良的丈夫已没法子回头,被欲望俘虏,被生活的惯性所驱动,成了一个不知罪的罪犯。她的儿子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因为欠下一笔赌债,卖掉了自己的亲姐姐。

故事本身并不稀罕,中国作家们一向不惮于对苦难的书写。但通过一种音乐的结构,把苦难写得此般轻盈,绘出一根亮闪闪的羽毛,确实难得。

从一个叫小油条的孩子的眼睛里开始。这是一个叫“白茫”的南方小村庄,有着棉花糖一样柔软的方言。小油条来到李国良家。李国良刚娶了新媳妇。窗户上大红的“囍”字汗流浃背。音乐开始了,散发出柔和的波光。透出一股透明的静,一种暴雨将至前的静。歌声伸展,“刮过一阵大风之后,便隐隐闻到了湿润的气息,太阳一声不吭地溜走了,乌云在天空拉帮结派,天光暗下来,雷声响彻,有人在天堂搬动桌椅。”

乡村里的事,乡村里的人,乡村里的俚语、风情,这些东西如河岸边的树与草,在雨声中,慢慢显现出它们原本的颜色。村庄里的人们交谈着,生活着。他们以泥土为食,又不甘心以泥土为食。李国良办起加工厂,余美凤去了制衣厂。因为想做一笔大生意,余美凤把身子给了粮管所所长陈有成;因为生意被骗,余美凤唆使阿三杀掉了陈有成,抹掉了这笔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也善良也精明也愚昧也义气也坚忍也逆来顺受,他们是矛盾的混合体。

歌声在流云的上空转动,或是因为那亘古的月光吧,徐徐地奏出忧伤。当成年后的小油条回到村庄时,“村子东面,通往白茫镇的大路两侧,长着高大的枫杨树,树枝与树枝交叉在一起,像是在举行集体婚礼,阳光稠密,微风中飘散着食物的气息,房子像一只只山羊,温暖、祥和,不发出声响。河的对岸,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再过几个小时,新的一年就要到来。”读到这里,鼻子发了酸。这些文字里所蕴含的情感岂是那些爱生哭死的句子所能望其项背?苦难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心灵的救赎。

优雅而锐利的小说语言,让这些温情与悲悯所混杂起来的氤氲气息溢出了文本,充满活力。我一直以为,小说是缓慢的优雅的艺术。在速度疯狂喊叫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缓慢与优雅来呈现外物,并藉此找出那个传说中的诗意世界。否则,我们只能看见奔跑的树呼啸的列车以及比子弹还要快的飞机。我们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我们只是物的附庸,是积木是螺丝钉是粪便。

《白茫》盛慧著  
重庆出版社  
2006年6月



《在中国屏风上》  
(英国)萨默塞特·毛姆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

## ■ 读人文

## 他们的名字像丰沛的河流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一套书,收入了十多位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这些院士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的名字像一条条丰沛的河流,在时间的大地上流淌,滋养着一代代代人。读他们的作品,就像翻越一座座精神的比利牛斯山,在这山上,不仅领略风景的优美,更重要的是,使虚弱的血脉变得强壮起来。

法兰西科学院由四十名院士组成,在原来的院士去世后留出了空位,才能全体院士投票补充新的院士。杜小真先生在总序中写道:“这两个学术教育机构发展至今几百年来,已经成为法国学术文化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高峰。所以其成员也大多是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令人仰慕的杰出人

物。法国思想精神影响越来越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都是法国这样一些出色学者的代有承传、绵延不断的结果。”在法国,院士是至高的荣耀,这不光是笼罩在头上的光环,还要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开拓出一片自己的“亩三分地”。

每一个踏入法兰西科学院殿堂的新院士,不管自己的成绩超越前辈了,他们还是虔诚、景仰地歌颂老一代。这种真诚是优秀的传统,像一层层营养丰富的土壤,拓展宽广的“精神背景”。哲学家、作家、戏剧家、生物学家,不是名字前的“装饰品”。玛格里特·尤瑟纳尔、让·罗斯丹、欧仁·尤奈斯库、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让·德雷菲特等,他们,他们像一条条“精神的矿脉”纵横交错,等待着人

们去开采。在漫长的岁月中,面对铺天盖地的诡辩,各种冷言恶语的挑战,他们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不会被一股邪风吹折。他们组成一曲交响乐,奏出雄浑、有力的乐章。

玛格里特·尤瑟纳尔是法国作家,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是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一个可爱的、祥和的老太太。经历过岁月的沧桑,俗风媚雨没有污染她的温暖的目光,到了晚年还是那么单纯。我读过她大量的作品《北方档案》、《苦炼》、《阿德里安回忆录》等。她的特殊叙述风格,不是任何人都能摹仿的,那是生命中的倾吐,是一个漂移的大陆。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全身心地投入在她的世界之中。她的每一个细节被生命滋润过,每一个文字都

是性格独特的灵魂。那些日子里,那些文字让我有了审美的快感和思想。让·罗斯丹是法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和评论家,是文学家爱德蒙·罗斯丹的儿子。在1959年11月12日的就职演说上,他回忆了56年前,一个长卷发的小男孩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发表演说。很多年后,当他的儿子又站在这里,深情地讲述岁月深处的记忆,这情,这感,这个时刻,将留在法兰西人的心中……

一个真正的学者和作家的精神是向上的,有道德的标准,有社会责任感,有苦难意识。《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这套书,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兰西院士们的生命态度,也让我有了清醒和阅读的欲望。

高维生

## ■ 品经典

## 李渔这个异数

看《闲情偶寄》,相见恨晚。这本书,涉猎面广,做人之道,养花种草,教女子如何穿衣着裳,描眉施粉,甚至房屋朝向,屏风勾栏,均一一涉足,更不用提鉴赏词曲西厢了……面面俱到,风趣,风雅,文字明快,思想清新。可,若再回头追究李渔在什么状态下写就的此书,简直令人发指。康熙年间,李先生先后获得乔、王二姬,并对其细心调教,以后便携带二姬为首的一大帮美女于各地达官贵人巡回演出。用现在的术语,李渔先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蛇头”,靠自别人演出中获取佣金的人,再说文雅点,就是一经纪人。一边作着娱情之乐,一边不忘著书立说,这一著不打紧,竟有了一部如此好看的书。

读至烹饪一节,我实在禁不起诱惑,一骨碌爬起,前往超市买猪排两根,菜菔一棵,于紫砂锅里煲汤。汤滚了,满屋沁香。我

复翻开书,读至——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微聋与暂哑,均是寿身资。一下恍然大悟。他这是讲心理调和。所有的身体疾病均来源于心病。一个人若做鉴赏词曲西厢了……面面俱到,风趣,风雅,文字明快,思想清新。可,若再回头追究李渔在什么状态下写就的此书,简直令人发指。康熙年间,李先生先后获得乔、王二姬,并对其细心调教,以后便携带二姬为首的一大帮美女于各地达官贵人巡回演出。用现在的术语,李渔先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蛇头”,靠自别人演出中获取佣金的人,再说文雅点,就是一经纪人。一边作着娱情之乐,一边不忘著书立说,这一著不打紧,竟有了一部如此好看的书。

他在书里动不动诉苦:我一人养家,五十多口人……可见真不容易,所以恰当的时候带领美女们巡回演出,赚点佣金贴家用,也是一个男人的正途,也算以商养文吧。这么理解,就觉得李渔懂得取舍,甚至比现代的某些书生强。饿坏了身体,谈何后来的著书立说?

一个男人既是文化散文家,又是情色小说者,一人身兼如此悬殊的两门手艺,实在不易,宛若火与冰两极行走。除此之外,他还写剧本,可能是为美女们

演出作准备的,就是说,他既是蛇头,又是编剧,既是制片人,又是导演,一人肩挑四任,够瓷实的。

到了吃蟹一节,他复诉苦:一家五十来口人,我即便想吃螃蟹,又哪能有那么多?难不成,他还把这么贵重的蟹赏给下人?我不信。腌蟹是极讲究的。瓮里要装满沙子,然后让螃蟹爬进去,天天点着油灯照亮。太费油了不是?不然,因为等蟹腌制好,那么深的瓮那么多的沙,怎么取?必要油灯照。蟹乍一见光,就会躲入沙里,拿不到,只能一直把油灯照着,让其习惯灯光,以后取它来吃时就不怕光而不藏入沙里了。也只有生活奢侈的蛇头才能这么腌蟹,换成穷苦人家,怕是连灯油也耗不起的。

李渔之所以“流芳”后世,一靠了他自身的聪明悟性,更重要,是靠了以乔、王为首的那些美女的支撑,若没有她们辛苦演出换来

的钱作底,他李渔哪来的这些闲情逸致?一日三餐饱饭都成问题,谈何品琴赏花选美听歌演戏?

可见,行高雅之事,必以经济基础铺垫。若没有这些,吟风弄月都成了空泛摆设。李渔是个极聪明之人,懂得妥协退让,成年后放弃科举,改走人间大隐之道——当然,这是在其屡试不第的困境下被迫改变初衷的,好比如如今的人参加高考屡屡不中,遂走自学成才的路子,到临了也撞出一方天地来。

在古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仕途,是谓唯一的前途。李渔放弃了科举,也就彻底断了为官的路。不作官就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做蛇头吧。有了钱,生活好了,自然可以行高雅之事,遣无聊人生。到底,他成功了,书也著了,名也出了。这也是一着险棋,那样的年头,哪个读书人敢这么干?只有李渔这个异数。

钱红莉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5月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李竹君等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6年1月